

叶山南
敬请保留我的爱

楔子

在位于市区东北角的大学城里，有一间叫做 ~~杂牌咖啡~~ 悦来喜的咖啡馆，店名直译，应是叫做“南方公园”。

“南方公园”是个漂亮的地方，店面装潢很有《老友记》中纽约中央公园咖啡馆的味道，门前一排小树。进入店内，可以看见泥土色的砖墙墙面上挂着色彩鲜明的大幅招贴画；店中央摆了个绵软肥硕的橘红色大沙发，茶几上放着一摞时尚杂志；半人高的吧台后，帅帅老板和可爱女店员在咖啡机旁忙碌。

而可爱女店员葛芮丝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叫“南方”公园。这里分明是城市的北方。

三个月前，葛芮丝自一所二流大学毕业。苦于找不到工作的她在网上看见了咖啡馆的征人启示，于是硬着头皮跑来这里应征。

在那天以前，她这辈子没泡过一杯咖啡，咖啡机怎么用，上面为什么有那些按钮和把手，她统统不知道。

然而幸运的是，这间咖啡馆的主人很和善——他是个皮

相俊美、戴着无框眼镜的高瘦男子。当时他翻看着葛芮丝的履历，抿抿玫瑰色的薄唇，善解人意地问了一句：“不会可以学，你说是吧？”

葛芮丝呆怔着，脸红了，这原本是她想说的话来着。老板真善良啊，真和气啊，心眼儿真好啊，长得又那么帅……她激动地捧住两腮，眼中闪烁粉红鸡心符号。

就这样，葛芮丝留下了。由大学毕业生变成一个系围裙端咖啡的女侍应生，理想和现实有落差。可是，只要一想到能和这么帅的老板一起工作，她心理就平衡了——岂止是平衡，简直死而无憾啊。

三个月后，葛芮丝这侍应生的工作干得是风风火火，有模有样。虽然经常把面包条掉进工作间的水槽里，至今分不清低咖啡因和无咖啡因的区别，但是——她自信十足，觉得自己是个超棒的女侍应生。

而且，在这里工作，有花红哪。老板就是她的花红。三个月的短暂相处，让她把自己对老板的仰慕升华成暗恋。

这个老板……唉唉，不知该怎么形容，反正真的很帅。他脸上总是挂着云淡风轻的笑意，手撑下巴站在吧台后看店内的客人来去。

他经常说，客人很好看，他们脸上有很多故事。

可是葛芮丝觉得，最好看的是老板。他不仅是个动听的故事，还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呢。

于是，小小的南方公园咖啡馆里，每天每天，老板看客人，葛芮丝看老板。

很多故事，在这里展开——

员

早晨九点,打卡时间。

马路上车来车往,红绿灯闪烁切换,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宣告又一个忙碌工作日的开始。

上班族们或腋夹报纸,或手捧早餐,穿行于繁忙街道。

位于黄金商圈的亚都商务楼底楼,藕丹再里,一个女人气势汹汹地冲进电梯间。

女人的背影看起来漂亮又体面。她身材中等、骨架纤瘦,穿一袭粉蓝色宝姿春装、戴珍珠母贝项链和耳钉、手挽藕丹白色樱桃图案牛皮手袋、脚踩同厂牌银色高跟鞋。染成栗棕色的亮丽直发垂到肩膀,以优美弧度向外翻翘成“Ω”的形状,梳理得纹丝不乱。

说她“气势汹汹”,是因为她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友善。一大清早的,好似已经被谁气着了,紧绷着脸要找那人吵架。

这时“丁冬”一声电梯到,女人大跨步走进去,电梯门很快合上。其实等在电梯口的还有其他几个上班族,但他们一律认为此女很凶,脚步齐刷刷往后退,让她先走。

电梯飞速上升,目的地是远楼的启泰公司。女人一秒钟也不耽搁,就着这狭小空间里的头顶灯,掏出包里粉盒补妆。

拍拍干粉,再抹一遍唇膏,又是“丁冬”一声,远楼到。

门开启,女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去,高跟鞋踩得笃笃作响。

坐在启泰公司前台吃早餐的小姐见了她,表情立刻像见到鬼,急忙站起身来,“关、关副理!”

这个女人名叫关影瞳,是公司销售部的副理,出了名的苛刻又难搞。私底下,同事们都又恨又怕地唤她一声“女王蜂”。

小姐想着,偷偷将手中早餐袋“刷”地撒入脚边垃圾桶,绽开讨好的微笑,“关副理今天来得可真早。”

关影瞳微皱秀眉:最讨厌员工在公司里吃早餐了,一嘴油渍,有损专业形象。于是她低头自包里掏出一包纸巾,扬手“啪”地摔在前台小姐面前,“擦嘴。”

前台小姐尴尬地僵住神色,背上淌下冷汗,可恶的女人,真瞧不起人哪!

“林予森来了没有?我找他有事。”关影瞳声音冷冰冰。

“林经理啊……”小姐搔了搔头,“他比您早到五分钟,正在办公室整理上午开会要用的——”

“知道了。”关影瞳挥挥手打断小姐的话,快步穿过前台走了进去。员工太啰嗦,也是她所讨厌的,何况今天早晨心情本就不好。

她径直走到一间附着“林予森”名牌的办公室前头,伸手叩了叩门板。

很快地,里头传来沉稳平淡的男声:“进来。”

关影瞳“霍”地推开门。半大不小的经理办公室里陈设简单,只摆了一张柚木办公桌和一个深灰色真皮长沙发。长沙发上扔着一件男式西装外套,而办公桌后坐着一个脸庞方正、英俊沉毅的男人,正对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凝神,修长的

十指不时在键盘上跳跃。

“林予森！”关影瞳毫不客气地直呼他的名字，双手叉腰对住他，摆出剽悍的圆规姿态，“说清楚，为什么退我的季度报告？！”

被叫做“林予森”的男子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地望着面前怒火汹汹的女子，“小关，早饭吃了没？”他唇角微弯，表情友好。

关影瞳根本不理他的关切之语，一股脑地吼出害自己气了整夜的事因：“那份报告我开夜车连着赶了两个星期，我自认做得很出色。发到你的电子邮箱让你先看过，是出于礼貌。事实上，我完全可以直接呈给总监。”她口气倨傲，“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退？！”

林予森脸上笑意略失，但语气依然温柔：“小关，我才是你的直属上司。”言下之意，她这么做不合规矩。

“可是要等你这个瞻前顾后的直属上司点头，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等不了！”关影瞳反驳道，“我希望成为第一个上交季度报告的中级主管，只有这样，我才能令总监印象深刻。”

“小关……”林予森凝目望她，语似叹息，“为何这样急进？”

关影瞳弯起红唇，自信十足地一笑，“因为你走后，我要坐你现在的位子。”说着她纤指一挥，直直指向林予森坐着的地方，美目中亮起野心勃勃的光芒。

面对她毫不掩饰的表态，林予森没有惊讶。他只是淡淡扬了下眉，俊脸上浮起一丝无奈，但眼神仍是温柔，“那么，我们就来谈你的报告。”他朝她勾指示意她过来，另一只手

熟练操作鼠标,轻点数下,从电子邮箱里调出她稍早些时候上交的季度报告。

关影瞳扁扁嘴,不情不愿地绕过办公桌走向他,挨着他坐下。

“这份报告不是不好,但里面有一些小错误仍是不容忽视。”林子森一边移动鼠标一边缓声说道,“你看这里,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我们公司通用的是~~愿~~愿,可是我代入你提供的数据进行验证,发现你用了~~愿~~愿。”

“四舍五入,有什么差的?”关影瞳不以为然,撇撇嘴。

“没什么差,但是——不合规定,所以不可以。”林子森边说边将错误部分用红色字体标示出来,“还有这儿,你列出的这些数据里有一部分是去年的了,需要~~说~~核对。再看这边,这张表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填错了,二月份第一周的销售数字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

他认真地、不紧不慢地说着,表情平稳而沉毅,仿佛只要没人打断,他就可以一直这么说下去。

但是,关影瞳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不出五分钟,她就憋不住了,“林子森,你做人有必要这么认真吗?”这个问题她想问一百零一次了,也真的问出口一百次了。

原先的话题被打断了,林子森只好侧过脸,以有些不解的目光注视她不屑的表情,“工作不应该认真吗?”

关影瞳朝天翻个白眼,“工作最重要的是讲求效率,像你这样优柔寡断磨磨蹭蹭,会错过很多时机。”说着她站起身来,急急落下几句,“上午要见厂商,我先去准备了。林子森,既然你那么有空替我的报告挑错,那么——不如索性替我一并改正了吧。”

她抿起红唇娇媚一笑 然后大步往外走。仿佛就这么说了 嚣张得很。

“小关。”在关影瞳即将跨出门槛的前一秒钟 林子森叫住了她。深看了她神情骄傲的美丽容颜片刻 他缓缓扬起眉：“我们说好了的 工作时间以内 要叫我经理。”他的语气仍是要命的温柔——不 几乎是纵容了。

关影瞳回过头 怔愣片刻，“扑哧”一声笑出来，“是 经理。”她冲他挤了挤眼 突地噘起红唇 隔空向他抛去一个飞吻：“亲爱的经理大人 今天晚上八点南方公园咖啡馆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然后办公室的门开了又关 美丽的背影款款走出去。林子森摇摇头 将目光调回电脑屏幕 心中无奈地暗叹 拜他这个不负责任的副理所赐 他今天的工作量又要加重了。

然而 想到她临走之前的那个飞吻 他的唇角仍是忍不住浅浅弯起 指尖凝在键盘某个字母上 不自觉地……陷入恍惚神思。

是呵 今晚八点 南方公园咖啡馆 他们的约定。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当晚八点 南方公园咖啡馆变了样子。

仿佛被仙杜瑞拉教母魔法棒轻轻点了一下 店内的橘红色长沙发蒙上了洁白蕾丝镂花布罩 桌椅四脚上缠绕蓬松雪白缎带 玻璃墙上用雪花罐喷上了肉麻的鸡心图案和花体字的“~~隔窗窥探再栽~~”——原本热闹休闲的美式风格蓦地转成了雍容华贵的哥特式风格 对此 葛芮丝还不能习惯。

“老板，布置成这样……真的可以吗？”葛芮丝问老板，顺手拉拉自己身上花团锦簇的蕾丝围裙。

“当然可以呀！”老板笑眯了眼，“这是‘南方公园’第一次承接婚宴的业务，当然要布置得隆重一些咯！”

可是，“隆重”并不等同于“花痴”吧？望了望店内满仓满谷的白色蕾丝，葛芮丝将自己的疑问咽回了肚里。

今晚，为了一对首日入住大学城的新婚夫妇，“南方公园”变身蕾丝公园了。

葛芮丝忍不住犯嘀咕：这对新婚夫妇也算是相当奇怪的人了。一般人办婚礼，都会选择把筵席地点定在高级的酒店或餐厅里吧？可是这对呢——听说他们一个是外企主管，另一个是主管的副手——居然挑中了“南方公园”这样一家美式咖啡馆作为摆酒的地点。怎么，他们是打算请来宾们一人一杯咖啡、副餐再配个热狗包吗？

而她那亲爱的老板呀，居然也毫不畏惧地接下这宗生意，还信誓旦旦地向客人保证自己会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婚礼。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更不知道那对新婚夫妇怎么想的。

葛芮丝正在纳闷，老板把头凑过来，“这不是很好吗？我们‘南方公园’一直是爱情开花结果的好地方呢。有人选在这里结婚，我觉得很合理。”

葛芮丝白他一眼：全天下恐怕只有他才会觉得合理吧？“那么，今晚的主餐你拟定了什么菜色？这么重要的一餐，应该不能再让莞尔掌勺了吧？”莞尔是“南方公园”的兼职厨子，烹饪水平不高。

老板笑着回答：“我准备了冰锥、甘草和百合花。”

葛芮丝傻眼，“呃……”那些是食物吗？

“吃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呀。”老板笑得一脸幸福，“我之前和新娘沟通过了，她说她和她先生想要的只是一个轻松又简朴的婚礼而已，不必请太多客人来观礼，只要几个最贴心的好朋友到场就够了。”

“话是这样说没错啦……”葛芮丝扁扁嘴，“可是现在已经超过八点了耶，一个客人都还没到，就连……要结婚的那两个当事人也没来。”

该不会是那对新人临时改主意、打算放老板鸽子了吧？那样可就糟了，白挂那么多蕾丝。

相较于葛芮丝的担忧，老板却显得很胸有成竹。他坐入绵软长沙发，双手优雅交叠于膝上，悠然道：“他们会来的，我有信心。”

他话音刚落，咖啡馆的玻璃门被人推开了。一名女子跨了进来。

葛芮丝当即倒抽一口气，轻呼：“好漂亮……”

盈盈立于门口的女子正是关影瞳。与白天利落的职业化打扮不同，此刻的她将长发盘起，换上了奶油色削肩缎面小礼服，裙摆长至膝盖，腰间缀着晶莹华丽的水钻腰带。她化了娇艳欲滴的粉红妆，黑眸中闪烁着甜蜜笑意，而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那枚钻石指环——光晕闪烁，十分夺目。

她冲老板微笑，“对不起，我迟到了五分钟，公司里有些事情要处理。”

老板自沙发里站起身，回她友好的一笑，“新娘来了啊，欢迎。”

葛芮丝双手捂住胸口快步冲到关影瞳面前，一张圆鼓鼓的俏脸因兴奋而涨红着，“真的……太漂亮了……”她激动得语不成声。

“谢谢。”关影瞳微笑颌首，下一秒钟，左手被葛芮丝抓起，猛地扯到后者眼前仔细研究，“真是超大的一颗钻呐，有没有两克拉？精度那么好，哎哟，一定很贵吧？打磨也很讲究呢……”

葛芮丝赞不绝口，老板翻个白眼：真是的，先前还以为她在赞美新娘，原来是在赞美钻戒。

“新郎呢？没一起来吗？”他问关影瞳。

“不知道。”关影瞳无奈地把手一摊，“我告诉了他八点，也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吧？”说着她低头从银色镶钻小手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电话簿，按着浏览键快速向下翻找，终于，指尖停在一行昵称是“木头”的号码上。

她拨打“木头”的号码。然而电话没有人接听。

关影瞳微微蹙了下柳眉，开始觉得奇怪了：那家伙……极少会不接听她的电话的，尤其是今天更不应该——他该知道今天对于他们的重要性呀。

结婚哎，这可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终身大事呢！那块木头在搞什么？这也可以迟到的吗？

关影瞳按掉电话，脸上的甜美笑意消失了。

“那个……”老板凑上来，表情有丝尴尬，“新郎他……”该不会是学电影里那样逃跑了吧？

“他临时有事会晚一点过来，不过没关系，我有收到他的短信，他说他已经在尽量往这边赶了。”关影瞳蓦地扬起璀璨笑脸，眼底的失落立即被那甜笑所取代。

她是个在任何方面都要力争上游的女子，对她而言，这世上最严重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丢面子。所以，新婚之夜老公迟到——别人没必要知道原因。

至于那块木头……她相信他绝对不可能是突然大脑坏掉、恐婚逃跑啦！相恋这么多年，她对他的忠诚度还是有基本的信心的。

她对老板说：“餐点什么的都不用太张罗了，就像我们先前说好的那样，我只想要一个简朴的婚礼，和最爱的人一起。”

老板点点头。

葛芮丝忍不住插口：“可是，你邀请的那些客人名单……”

“被我砍掉了。”关影瞳毫不在意地耸耸肩，“我后来想了想，觉得与其办场婚礼来被同事朋友取笑，不如相爱的两个人私下里庆祝一下就好。”说着她拣了张就近的椅子坐下来，打算慢慢等候老公驾到，“老板，今天的晚餐——给我汉堡和咖啡就好。”

“可是……”老板可准备了不少有趣的食物呢，难道这下全无用武之地？他尴尬地抓抓后脑勺，“关小姐，你不喜欢吃冰锥吗？”

葛芮丝无语地瞪着老板，而关影瞳却笑了，“好呀，正好今天挺热的，给我来一支好了。”她直觉地对这“南方公园”的老板很有好感，通过商讨婚礼事宜的几次短短接触，她觉得他是个善良有趣的人，而且相貌俊美，和她家那块木头有一拼。

想起了那昵称是“木头”的家伙，关影瞳的唇角不由泛

起淡淡的皱纹。她唤他“木头”，是因为他名字里一共有五个“木”，绝对是属木头科的。而且他的性格认真倔强，原则啦道理啦一大堆，从不说谎，从不妥协——当然了，她指的是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

和他在一起……快三年了吧？从一开始在他身边做助理，对工作能力极强的他情苗暗种，到二人逐渐产生情意，心照不宣地走在一起，然后是今年年初，她升上销售部副经理的位置，也同时掳获了另一个头衔——他的未婚妻，而今天晚上，他们——就要结婚了。

一路走来，出奇的顺利。虽然是情感专家们最不看好的那一类办公室恋情外加地下恋情，可是，他们就这样走过来了，爱得美满甜蜜，无可挑剔，虽然有时小打小闹，但只让双方对彼此依恋更深。

只除了那家伙有时候会木讷到无可救药惹人生气之外，在其他的方面——关影瞳对她这个帅帅的未来老公可是非常满意呢。

这时，老板捧来一支冰锥，上面浇了冰咖啡和肉桂粉。关影瞳接过，浅浅一笑道了谢，便放到嘴边舔了起来。

嗯，很好吃呢……她的表情十足愉悦，葛芮丝在一旁看得奇怪极了，忍不住问：“关小姐，新郎迟到这么久，你都不生气吗？”换了是她，早就气得撕碎礼服踩烂戒指大发雷霆了。

关影瞳耸了耸肩，“不会啊，我了解他，我们都是工作狂，他以前约会就常迟到。”这是真的，如果连这种小事都要和那块木头怄气，她早就气死了。

“可是，今天是你们的婚礼啊！”葛芮丝仍然觉得那新郎

的做法不可原谅。

“无所谓。”关影瞳依旧是那毫不在意的调调儿。婚礼上被放鸽子当然不爽，但她不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哼哼，死木头，回家收拾他！

葛芮丝很崇拜地望着她：不愧是女强人，理性、懂事、知轻重，和她这种生活重心全放在风花雪月上的花痴小女生就是不一样啊！

在葛芮丝景仰的目光中，关影瞳舔完一支冰锥。将最后一口咖啡冰沙咽进肚里的同时，“南方公园”的玻璃门再度被推开了，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身穿铁灰色西装，打浅亚麻色格纹领带，蓄整齐清爽的短发，手捧一束怒放的重瓣百合。

一见到他，关影瞳的眸光瞬间亮了起来，“林子森，你足迟到半个小时了哦！”她上前迎他，嗔怪地道。

老板和葛芮丝齐齐望向门口处：果然是个英俊的男人，和这位美丽大方的关小姐很相配。只是，如果他此刻脸上的表情不要那么麻木不仁——应该会更帅些。

“他今天是要结婚哎，又不是奔丧，干吗绷着一张扑克脸啊？”葛芮丝忍不住小小声地嘟囔，替新娘叫屈。

林子森低头望着关影瞳娇笑的容颜，“瞳瞳。”他的嗓音有些微颤的低哑，不可否认，她的美令他心中一阵悸动，“你今天晚上很漂亮。”

在一起工作四年，交往三年，可是他一直不知道她怎么会越来越美。看她千百次，以为会习惯，却总是忍不住看直了眼，对她更痴迷。

“那是当然，我是新娘子嘛。”关影瞳毫不客气地接过他

手里的花拉着他的手一起走进店堂，一边回身问着，“我问你，今天下了班跑去哪儿风流快活了？连结婚都敢迟到，很过分哦，林先生。”她假意生气质问，但心里是很相信他的。

林予森抱歉地抿了抿唇，“要出办公室的时候，临时接到一个电话，总监要我去机场接一个人。后来手机又没电了，通知不到你。”

“哦？”关影瞳颇感兴趣地挑起眉，“接谁？销售部又有天降神兵驾到？”

林予森正想回答，一边的老板插进话来：“那个……既然新郎新娘都到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吧？”这对新人太过分了，明明是自己的婚礼耶，却一点都不浪漫，尽在谈些工作上的事。

“开始吧。”关影瞳点点头。

林予森却略感奇怪地四处望望，“客人们呢？”

“被我砍掉了。”关影瞳语态轻松地告诉他，“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啊，有我和你就够了。”

“瞳瞳……”他轻唤她的名，温柔眼神中漾着一丝无奈。她总是这样，凡事都只顾自己爽，懒得花时间和别人培养感情，对于不来电的人，她连一个好脸色也吝于施舍，也因此在公司得到了“女王蜂”的恶名。可是她自己却完全不在乎，她觉得只要有实力，就能让部下心服口服。

林予森抿起薄唇淡笑，他和他的瞳瞳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在性格上、在工作理念上、在对待感情的态度上。可是很奇怪地，两个人就好像磁石一样互相吸引，爱得这么深，连他当初都未曾料想。

关影瞳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你知道的，我不爱和那

些不相干的人挤在一起庆祝属于我们的婚礼。我又不是真心地想邀请他们,他们也不是真心地想被邀请,不如算啦!反正我……只要你一个。”她轻轻拽他衣角,语声突然变得娇嫩,林子森低首看她一眼,整颗心融化在她醉人的风情里。此时此刻,她说什么都好了。

宾果,引诱成功!关影瞳笑着看向老板和葛芮丝,“老板,我们只要两杯咖啡和一个缘寸的奶油蛋糕就够了,请替我们包起来。”

“你们……是要把食物带走?”老板表情很呆。现在是怎样?撤退哦?婚礼不搞了吗?

“嗯,不搞那些繁文缛节。”关影瞳读出老板眼中的疑惑,很干脆地回答,“租赁场地的费用我会照付,不过婚礼仪式的部分我也想砍掉,反正我和予森已经领了证了,早就算合法夫妻,没必要再多此一举地向世人宣告什么。”

“瞳瞳。”林子森打断她的话,声音中透着不赞成,“你是新娘子,不摆酒已经很低调了,如果连结婚仪式都没有的话,以后回忆起来会感到遗憾的。”他得劝住她,她有时候太任性了。

“我才不会遗憾呢。”和那群无聊又不熟的“亲朋好友”挤在一起虚情假意地庆祝才更遗憾。关影瞳笑了,笑容甜美如花,突地将嗓音压低,凑向林子森的胸膛娇声呢喃,“老公,我想回家了,我想睡了……”她用涂了贝壳色蔻丹的纤指轻轻拨弄他怀里的重瓣百合,突地,伸手揪下一片花瓣,淘气地丢入他领口间。

葛芮丝和老板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哎,有点不好意思哦……人家新婚燕尔的,浓情似火,也难怪要当他们面调情了。

不过 不好意思归不好意思 ,他们可没打算别开眼光 ,坚定不移地继续着。

而关影瞳的这一声娇娇软软的“老公” ,叫得林子森胸口发热。他低首凝望她甜美笑着的脸庞片刻 ,心中滑过千百种酥入骨髓的柔情 ,终于长叹一声 ,被她打败 ,“好 ,我们回家。”他伸手揽住她纤细的腰肢 ,另一手拎了打包的食物 ,很听话地带她回家。

老板和葛芮丝目送这对璧人相互依偎的背影出门去。直到他们走得远了 ,店里才有人说话。

“我觉得 ,这位关小姐好懂事呢。”是葛芮丝 ,“她老公连结婚都迟到耶 ,她也不生气。”心胸真是宽广 ,女人中的楷模啊。

“是吗 ?”老板斜眼睨她 ,“我倒是觉得 ,林先生很宠他太太。”

“是男人都该宠自己的女人啊。”葛芮丝不以为然。

“讲得你好像很有心得似的。”老板哼哼笑。

被自己心仪的老板取笑 ,葛芮丝忍不住脸红了 ,恼羞成怒地提高声音和他辩 :“我、我是很希望有个男人可以来宠宠我啊 !这愿望很实际嘛 ,有什么错 ?干吗笑我 ,哼 !”可惜 ,那个她希望来宠她的男人——唉 ,不提也罢 ,一提就一肚子火 ,他迟钝到令她气得咬碎了几副银牙啊 !

“是吗 ?”老板得知了少女情怀 ,惊讶地扬起黑眉 ,可惜他的思维很单纯 ,“这么想有人来宠呀 ?芮丝 ,难道平常我对你不够宠吗 ?”说完了 ,他像摸小狗似的摸摸她的头 ,然后转过身去 ,开始拆除店内四处悬挂的蕾丝。

葛芮丝呆怔原地 ,然后开始咬碎第 一 副银牙 :啊啊啊

……老板是白痴！她要的不是摸摸头抓抓毛之类的宠物之爱，她是要他把她当女人来爱啊！

对于雇员心底的千年大郁结，老板仍是如以往那样浑然不觉，径自挥手催促着：“芮丝芮丝，快来，帮我一起拆这个沙发罩……”

圆

夜色渐渐浓了，关影瞳和林予森互相依偎着回到大学城的新居。这三室一厅、面积近一百三十平方米的豪华房，是半年前他们订婚时买下的。两个人都在外企工作，薪水不低，于是爽快地付了首期款，剩下的分期房贷对他们而言也不算多大压力。

可惜，这刷了亮色油漆、添置了原木家具的可爱公寓，直到今日才正式交付使用。这是因为……关影瞳抬眼望着身边男子宽阔流畅的肩线——他比她高出许多，由这个角度看过去，只能看到他的肩头。她低笑着吐了吐舌头，这是因为啊，她的情人是个超级保守的男人，人品高洁神圣可媲美中世纪的神父，誓死反对婚前性行为，更不愿意同居。

于是，半年过去，新房留成了半旧房，只等着他们婚后才来入住。

此刻，他们手牵着手一起迈上台阶。新婚燕尔，心里暖